



## 深圳交响乐团团长聂冰： 通过晶报接地气

《阳光颂》交响盛宴开场前,深圳交响乐团团长聂冰为晶报送上15岁生日的祝福:晶报永远是老百姓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一直保持着它的风格和传统,晶报要一直和老百姓是好朋友,是一家人,永远让老百姓喜欢你!

这并不是晶报与深圳交响乐团(以下简称深交)的第一次合作,在去年晶报14周年报庆之时,报纸+交响乐团的新颖模式就受到传媒界和艺术界的广泛关注。今年,这种合

作让深交团长聂冰更加深刻地意识到,通过接地气的晶报,能让曲高和寡的西方古典音乐,从殿堂走进寻常百姓家。

### 深交晶报携手前行

自创刊之日起,晶报一直秉承阳光媒体、非常新闻的办报理念。一群以守望社会道义为己任的晶报人,迅速让这份年轻的报纸的发行量稳居深圳第一。在聂冰的眼中,晶报是老百姓的报纸,是老百姓的精神食粮。

而深交自创团之日起,一直致力于在快速发展的深圳推广西方古典音乐。聂冰说:改革开放就是为了提高市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在人们满足了基本的物质需求后,就会追求更高品质的文化生活,和晶报这个老百姓喜欢的报纸来进行合作,不仅宣传了晶报也宣传了我们,能够更加满足老百姓。

去年,在感恩的交响晶报创刊14周年音乐会上,深交演奏了《贝多芬第一交

响曲》和《贝多芬第九交响曲》两首曲目,前者的舒缓又诙谐和后者的巨大震撼让全场的观众都投入到一种严峻有力的音符海洋里。曲终之后,现场听众掌声长达十余分钟,乐团谢幕三次。

这场演出成为了晶报和深交携手前进的一个新起点。

### 让下一代有机会理解音乐

今年,深交完成了57场下基层演出,受到了在工厂、医院等一线工作的群众的热

烈欢迎。工厂里面没有凳子坐,我们坐在线圈上为他们演出。不过,聂冰最看重的,还是进校园的演出。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让我们的下一代理解音乐,热爱音乐,提高综合素质。聂冰告诉记者,音乐厅的演出并不是所有孩子都有机会能听到看到的,但只要深交演得多,就能让更多的孩子接触到西方古典音乐。

聂冰正在酝酿一个计划托起明天的太阳百场

交响音乐会进校园。我们会介绍这是小提琴,这是长号来让他们了解。并且有很多的孩子也学音乐,听到叔叔阿姨们奏得这么好,自己也会继续好好学,这个化学反应是不一样的。他们听学校乐团演奏的时候是什么声音,我们演奏出来的又是什么声音,这是完全不一样的。

他告诉记者,自己的决心是让深圳的中小學生每年都能听上一场深交的演出。

晶报记者 马丹昊  
实习生 邓贝倩

## 指挥拉约维奇： 深交是亚洲范围内最出色管弦乐团之一

如果要用一个词汇来描述晶报创刊15周年音乐会《阳光颂》,那一定是浪漫。

上半场的沃尔顿《小提琴协奏曲》称得上是伟大的浪漫主义作品。第一乐章由柔情舒缓的独奏小提琴奏出,音乐醇美而富有张力,钱舟将乐曲中女性柔美的性格特征表现得淋漓尽致。而第二乐章开端的主题性格与第一乐章相比明显强悍,表现出犀利的男子性格,又转而出神秘的神曲,紧接着动力增强。迷人的旋律是何人

在操纵?如此演奏实在是雅沙·海菲茨的招牌动作,你似乎就要抓住,但不经意又从你的心头溜走。

1939年,闻名世界的小提琴家雅沙·海菲茨委托沃尔顿写一部小提琴协奏曲,报酬是300英镑,顶级大师的垂青让沃尔顿高兴不已,但也苦恼不已。他不知道该怎么写一部单簧管和小提琴曲。令人感到欣慰的是,对小提琴而言,所有能做的,沃尔顿都做到了。这部作品中有一种英

国人特有的抒情方式,仿佛遵循着传统英国绅士的一种含蓄与委婉,但又不失明亮的色彩与积极的情绪。

在当晚的指挥拉约维奇看来,这部作品所表达的情感是相当复杂的,正如乐曲中所展现的纯熟的创作技法一样,以至于难以用语言阐释清楚。但拉约维奇也提到,对于一位普通听众而言,这无疑是一首悦耳动人的作品。

当然,拉约维奇和钱舟相得益彰的演奏,才让这首

倾注了沃尔顿很多心血的《小提琴协奏曲》在深圳音乐厅诉说开来。

拉约维奇告诉晶报记者:我选取沃尔顿《小提琴协奏曲》、马里安·科齐纳《白色风车》、雷斯皮基《罗马的松树》这三首作品放在同一场音乐会演出,实际上并没有任何特别的用意,在曲目结构安排上是互相独立的,因为这三首都是非常通俗且被大众熟知的曲目,完全可以作为不同的部分独立呈现。

《白色风光》对于拉约维奇而言是特别的,其作者马里安·科齐纳和他一样出生在斯洛文尼亚。描述的就是他在斯洛文尼亚这样一片白色土地上生活的画面。拉约维奇说,在白色大地上,太阳开始照耀,和平的光芒穿过桦树林,映射着和平的库帕河。春天在前进,女孩们跳着科洛洛舞,战争在遥远处。

在拉约维奇看来,和《白色风车》相似的是,《罗马的松树》也是讲述生活在一片美丽

土地上的宁静祥和。在《罗马的松树》演奏中,深圳交响乐团使用了6种不同的管弦乐器,描绘了重建2000年前罗马帝国在赢得战争之后战士回到家乡的恢弘场景。

在演出结束后,拉约维奇不忘给深圳交响乐团点赞,曾经执棒指挥过台北、首尔、东京和广岛等地交响乐团的他说:我认为深圳交响乐团是亚洲范围内最出色管弦乐团之一。

晶报记者 马丹昊

## 小提琴家钱舟： 沃尔顿写出了最浪漫的乐句

昨晚,绚丽浪漫的沃尔顿与才华横溢的钱舟邂逅在深圳音乐厅,曾经响彻纽约卡内基音乐厅、华盛顿肯尼迪艺术中心的琴声再次回到了深圳人的耳畔。舞台上钱舟和她的小提琴似乎融为一体,不论是柔情的叙述,动力十足的炫技,亦或高亢激昂的律动,沃尔顿的《小提琴协奏曲》都被钱舟发挥得相当完美。正如她所说:作为一个演奏者,要把作品最真实的一面反映出来。

钱舟14岁时就显现出惊人的艺术天赋,获得国家文化部举办的全国小提琴比赛第一名。1987年,18岁的她在法国巴黎一鸣惊人,获玛格丽特·隆·雅克·蒂博大赛金奖及六项奖项,打破了五十年来从未有人囊括所有主要奖项的先例,成为首位荣获该赛事奖项的中国公民。自此,世界级音乐殿堂敞开大门欢迎这位年轻的天才小提琴家。

这位活跃于世界乐坛的华人音乐家无疑给深圳带来

了一个美妙的夜晚,不负国际权威杂志《The Strad》对她的盛赞,杰出的世界一流演奏家。在演出结束后,晶报记者对钱舟进行了专访。

### 谈沃尔顿《小提琴协奏曲》

晶报:这是第几次与深圳交响乐团合作?本场演出感受如何?

钱舟:好像已经合作三四次了,我每一次和深交合作都觉得他们的进步很大。这首曲子应该说是最难的一首曲子,很多乐团都没有办法演奏,所以很少去演奏,我觉得深交完成得很好。

晶报:您说到曲目的难度,确实这首曲目的力度变化很频繁,音色也相当多变,您在演奏的时候会如何去展现这部作品所需要表达的情感?

钱舟:我一直认为作为演奏者,主要的工作是把作品反映出来,把最真实的一面反映出来,当然里面会有你个人的解读,但我觉得作为音乐的

演奏家来说应该还是要有个统一的思维去理解作品的。我对沃尔顿很欣赏的是,你能想到的适合小提琴最浪漫的音乐,他都写到了,所以我觉得是很值得去演奏的,虽然要花更多的时间去准备。

我想难的原因是他肯定想为最伟大的提琴家海菲兹写一个好曲子,这从技术上是非常大的挑战。

晶报:对于小提琴独奏来说,这首曲子是不是需要您完成比较多的对段落的自由处理?

钱舟:不不不,没有大量自由的处理,是海菲兹的演奏。(1936年,在著名小提琴家雅沙·海菲兹的委托下,沃尔顿写下了这首《小提琴协奏曲》,交由海菲兹演奏)他除了技术完美的特点以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是一种让人抓不住的音乐,就是你刚感觉跟到它,它就跑了。对海菲兹自己的演奏来说,这是非常迷人的一点。所以我想沃尔顿自己在写

这个作品的时候,他一定考虑到了这些,所以这个曲子的写作也是这样,你刚到一个段落它就又跑开了,一直让人觉得,你很着迷地在跟着他的音乐走,所以我觉得写得很成功的。当然这不仅对独奏的挑战很大,对乐队的挑战也很大。

### 谈西方古典音乐在中国

晶报:您的演出足迹遍布全球,在您看来,近年古典音乐在中国在世界上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钱舟:前几日,我在一个国际比赛当评委,当时我就在说,古典音乐在美国还不如在亚洲受欢迎呢,在美国我很深刻地感受到,音乐家和他的经纪人好像总是在想办法让别人来听。可中国就不是,日本也好,韩国也好都不会这样,这些地方都是把音乐当成一个尊敬的事情去欣赏,我觉得这一点很好,亚洲真的在往上走,美国却是在往下走。

晶报:那相比同样都不是

古典音乐发源地的亚洲国家呢?

钱舟:国内和日本、韩国比起来,是有成长的,这和每个孩子都学琴有关系,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点。而且,不管你以后读不读这个专业,这个普及的培养对孩子会起到很大的帮助,我觉得国内在往前面走。

但是国内和韩国、日本,包括新加坡这三个国家来比的话,这三个国家他们做得更早,所以去学音乐这个功利的想法没有我们多,因为他们已经成熟了,慢慢地养成了学音乐是富人孩子做的事情,这样的话孩子学音乐就不会强迫他们必须要学出来。就亚洲来看,现在渐渐形成了富人的孩子学琴这样的现象,这时候就没有那么功利,他觉得买一个40万美金的琴对他来说也不是一件特别痛苦的事情,只要孩子们拉得好他们就很高兴,这是很大的区别。国内是觉得为了孩子学琴,家庭付出了很大代价,这时他就有一个

需求,需要回报,这种心理比国外多,可能再过十年二十年,就会慢慢地往前走。

晶报:现在总有中国孩子在国际比赛上崭露头角,是因为中国孩子更勤奋吗?

钱舟:有,我也在办一个很大的国际比赛,能进去比赛的几乎三分之二是亚洲人,这就是普及起到了作用。亚洲家长对孩子的这个要求和期待,使他们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更认真,他的学习时间也比美国、欧洲更紧凑,所以他们演奏得更好,因为他们肯练啊,愿意花时间去练。

但没有功利地去学,艺术造诣更高,可能刚开始学琴的时候孩子还不会发现,后来我跟我的学生、跟自己、跟朋友都这么说,你必须是一个热爱音乐的人去演奏,音乐才会产生迷人的火花,就像你做什么事情你最后进到里面去了,得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晶报记者 马丹昊  
实习生 邓贝倩